名公書判清明集

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之十一

人品門

宗室

宗室作過押送外司拘管爪牙並從編配　吳雨巖

刑故無小，三細不宥，以細罪小罪犯至于三，事出于故，猶且不宥，何況罪大惡極有如趙若陋者，不痛懲，則譁徒無所忌，姦民無所懼，而善良不得以安其居矣。趙若陋者，專置譁局，把持饒州一州公事，與胥吏為黨伍，以惡少為爪牙，以至開櫃坊，霸娼妓，騙脅欺詐，無所不有，然亦官司有以縱之。今不暇盡述其過

惡謂如曾海被若陋糕造僞詐以致死于非命當時只人爲地只決竹篦三十此一次漏網也前政郡守知其奸惡因教艾氏掛憾迹究事方行追究若陋奉身鼠竄覓追不到此二次漏網也去秋士子群集秋試若陋輒將夏斗南兇打士子不甚欲求直于有司一時士子雖婉轉爭競然事有所因官司乃痛治士子而不問若陋是又數數爲惡不止漏網而已昨者之竄鼠猶有懼心既而來歸已懷玩意當職到司之初得于諮訪謂此州不去此惡則善良有不得其死者非特不得安其居而已然區處之意以人治人改而止遂因監贓錢判云孫人贓狀並放若陋

賕若不賕吏監何人所以察慝者正望其改過輒敢於除夜因
賭局打人略無忌憚則是非惟不畏州郡視監司如無兵法不
行于近何以及遠耳目所及猶置不問則一道之誶徒玆民相
視而動豈不重為一道害不容不與懲行若隨罪如山積郡獄
刻木皆其黨與所勘百不及一然合州士民之所願痛治者事
既從衆允合人心申省及察司將若愚押送外宗拘管併移其
家所有陳念三陳萬三並係其爪牙亦自有司置櫃劾本罪內
陳念三係已配逃回又占據娼妓一家二人牒州將陳念三決
脊杖十三填刺押回原配所其王四娼并妹並付官牙改嫁從

良陳萬三追上杖一百、送鄰州編管、餘人候再有犯到官追上
斷刺、

假宗室冒官爵　僉廳

皇族本支、譜籍具嚴、豈販夫賊徒所宜詐冒、朝廷官爵名器所謹、豈下流所可僞為、趙假意特一敗亡之子、閭閻之罪、乃敢兼二者而為之、棄庚及僞趙汝儁趙汝安同惡相求、互相扶合、冒稱宗室、據牒成于私家、擬受官階印記出于僞手、比而不治、國法可廢矣、趙假意先稱趙汝昔、以冒趙善參長子之名、僞造符生縣掾私雕皇叔祖潤王府印記、私置黃旗鐵鞭、挂於賀李商旅、占

據舶僕威使人力、打傷俞發、本州追勘、申宗正司、追善萊究供
自有任氏所生長子、名汝昔、其尊僧妾所非善萊子、偽冒分曉、
僥倖輕斷、遂又改為趙汝意、欲以冒善萊次子之名資、出入州縣、
打話公事、詐冒承節郎建陽縣監税、戶部市舶提幹、肩耀處州
税官、及充都大司察視官、冒用章服、濫赴聖節錫宴、自雕都大
司提點印記、出給縣到、以林仲為書司、林慶為尉子、配軍葉佑
為獄子、公乘轎衆下鄉、搜索銅器、脅詐平民、甚至神佛一盂、孩
提一鈴、亦遭脅詐、處州勘據趙假意同林慶所詐、及金華縣勘
據葉佑林仲同趙假意所詐、共為官會二十餘貫、此趙假意之

姦罪也葉庚亦一行醫據供嘉定十六年到鵠太府趙三知監善莊有身伴人娶以為妾冒稱宗女葉庚因自稱郡馬與趙假意同惡相濟葉庚冒稱進義校尉恩王府省次官保妾趙假意即非妾冒陪涉假意為詐傷人本州已將葉庚勘杖不改前惡停著趙假意趙汝安恣為非法同趙假意公乘輿葉張皇聲勢強劉葉辛田稍凡趙假意等惡皆葉庚制裁往助之此又葉庚之姦罪也至于趙汝佛之開置櫃坊宰殺耕牛姦蒸妻女騙詐店户趙汝安不知為何氏之女隨逐趙假意流蕩淫械脫騙陳元二聘財復歸葉庚家初無降生公據葉庚為之就縣脫判影

證皆當根究處州已申宗司又乞行下婺州挨勘葉庚甚等給
公據端的照勘又湛通判申乞行下本州追馮秀出頭等審照
對趙假憲之偽而非真則已不可掩矣四經宗司皆駁判不行
兩經尊長並指其偽送下麗水龍泉勘會則兩縣不肯保明偽
爲汝思汝雖係明則兩員不肯批書又懇托趙汝破保委則趙
汝破入狀乞不行用蒸窮詐竭至自爲偽據其爲偽冒又何言
若稱一善菜或稱非其子或稱是其子又有汝佛者亦稱是其
第三子料想善菜必一無籍宗室可得濡洙輒竊譜牒故維出
名招認而仍操不知存亡之說以爲臨時脫罪之計又宗司再

三審究逐供委的非是本人之子頂冒分曉如係宗某子即某追降宗司再判州從條施行偽妄一節已自分明只因本州明知故縱止將偽汝昔勘杖一百又止決竹篦從犯真決拘鎖土牢所以致其改名汝喜復出為惡善柔汝喜甫相瓜葛維宗司之椽終不可脫而偽冒之名竟不肯改若今次復為漏網則再假成真其偽當愈堅其惡當愈稔尊長司所謂雖曰一人猥以濫綴宗籍子子孫孫將皆為真所關甚重豈容再付之含糊而不決也欲將林仲共脊杖十五編管五百里葉佑次脊杖十五加配一千里林慶勘杖一百押州照斷

久軒判

以上除林仲葉侑林慶解州先行斷遣外張喜僧葉庚周三二娘三名帖下獄牢固枷禁伺候宗司行下即行照斷不許計較脫放如違獄官當任其責仍先申朝省及御史臺

士人

引試

蔡久軒

胡大發特鄉下一豪橫耳身為隅官乃敢擡轎呵殿輪門恐嚇騙取財物本合從斷姑照擬勘杖一百編管鄰州餘並照擬行

本司已于淳祐九年十月初八日將胡大發毛德引斷內胡大發稱是士人習詩賦遂當廳出給訟終凶詩引試據胡大發答

天與水違訟，分明寫象亶，始焉微不審，終也遂成凶。有事須求直，無瑕不可攻。昏迷弗知返，悔吝乃相從。中吉當能悟，大賢何不容。聖行使無訟，今日幸遭逢。尋呈奉台判：粗通，姑免勘斷，重究竹篦二十。本司已將胡大發決訖，監胡大發、毛德賍錢，候足日押遣，將大發押往池州編管，毛德押往白沙寨拘鎖。節次呈報。十月二十三日據學士鄉貢進士鍾俊等列名劄狀，乞將胡大發免管事，奉台判：以諸士友之請，特免押遣，帖送州學聽讀半年。續據州學申，備據胡秘校明叔等狀，陳胡大發見患，乞給假俾歸調理等事，因依申乞台旨，奉台判：仍編管本司，已具原

編管胡大發池州事因依呈奉台判改編管信州即日押遣本
司已即具犯由于當年十二月專差節級黃才賫牒下信州拘
收編管取到交管狀附案訖淳祐十年三月初七日據胡孟宜
狀述父胡大發見卧病乞牒信州責放事奉台判且與給假兩
月本司已牒信州照判施行所是毛德拘鎖已滿帖寨取觧赴
司在路為患身死本司遂帖德興縣委官体究有無冤濫施行
具申四月初一日據本縣申繳到縣尉譚迪功體究到因依無
廳官據本司牒取觧拘鎖白沙寨隨從胡大發乞取人力毛德
赴司並放本寨差押人董喜管觧在路病死取到生前口詞本

司不敢信憑帖縣委官體究致死會無疾病有無寃濫今德興縣申委縣尉親押董喜前到池頭集鄰保責供因依則董喜受押毛德起程之時已患傷寒身體黃瘦行步艱辛董喜同一都保正汪福集鄰取責口詞文字又扛毛德過二都取過都及到樂平界牌源毛德氣絶身死居戶鄰人洪文等同共安葬訖是得毛德為患身死來歷不明照得毛德雖是病亡當起解之時董喜自合就寨陳乞監醫不應遽押病人上道致死亡殘于途在董喜豈得無罪欲免追究帖縣追上董喜勘杖一百不得違立文狀限三日具已斷訖狀申取台旨奉台判行本司已帖德

與縣施行五月初五日據本縣申已將董壽勘杖一百訖事狀

申本司附案照訖、

又

照條合是徒配以係士人、且與末減勘杖一百、編管鄰州餘並照擬行、案押上吳敏中當廳引斷據稱乞引試遂勘試呈奉台判、文理粗通姑與免受大杖改決竹篦二十、致死受財、此是何等刑名、徒降而朴、斷以許其改過而不失于為士者意亦厚矣、切宜自勉、

士人充攬戶　蔡久軒

覩撩舜卿所供，亦粗有文采，但既是士人，便不應充攬户，則與縣吏等耳。既恃頑拖欠官物，又咆哮無禮，縣官本縣杖之，亦未為過。乃不自反，結計反罪之人，匿名報復，此風最為薄惡，所當究竟重斷。以其粗知讀書，姑與押下縣學，習讀三月，候改過日，與褫毀攬户印記，改正罪名，就縣給據，仍由本司再犯，重作施行，餘並照擬行。

士人以詭嘱受財　吳雨巖

余子能乃停泊公事，姓胡人之甥，平日專以計置行賕為先，今次乃以詭嘱受財，當以盜論，豈得謂之士子，此而不懲，則譁徒

得志訟庭何由而清、今子能合決脊刺方環、但古人于惡習已成之後、謂其未易洗滌、遽用重刑、近于不教之虐、所以姑惟教之、今子能決竹篦二十、以代大杖、仍編管五百里、王德元卻不曾勘招、假稱余廳館客一節、但以其計置縣吏、隨人奔從、比亦狗彘之不若、姑亦從輕決竹篦二十、押下州州學聽讀、請本學輪差人監在自訟齋、不得放令東西、滿歲呈、仍監賍、

僧道

僧為宗室誣賴　　蔡久軒

宗室久據寺居、誣賴騙挾、何所不至、豈可輕信其說、况主僧如

義頗有見識未必有此且從本州所行繳據趙時霭狀詳上件事尋朱批因依是奉台判若僧行出外恣諺猶有可言今趙保義據中居住使小婢遍走方丈一不從所求即以姦事誣蔑並不大爲陰隙之累如義前日之行不爲不是但須從容明白而去耳本州若察其果無罪以一般寺院兩易亦所以全之也牒報

爭住持　吳雨巖

僧家以無爭爲三昧以知事而越經本司訴住持僧此自不當與之施行又何必押下縣禁獄追對牒州康贊徑自歷處但

州郡差住持若或出于私則人必不服此是根源如郡胥明所差必公當無此慮

非嗣教天師雖尊屬亦不當攙越出給符籙　吳雨巖

正教門以嗣教爲定若其他族屬雖尊亦不當攙越出給符籙張希說非因僞印信州已追逮繫獄續條毛提刑以不當濫禁行下令契勘張希說乃天師之叔官司固不欲因姪斷叔但印匠張嗣敬之徒亦豈可漏網其張希說所論天師別事乃在符籙所爭之後不過以此抵論官司亦難信憑遽將天師三僕追擾牒州更與上希說責狀再犯不恕仍將印匠斷治如僞契内

存索上毀劈幷住追表萬八箇壽及與備坐省劄指揮給據繳行戒戢限十日定奪申以憑回申

客僧妄訴開福絕院　彭倉方

僧宗琦等四人玩侮官府謂可以刑嚇可以報怨欲以起妄詐之心知縣首判兩語已盡得其情狀矣但因欲拘託因以賭學學校豈嗜利之所亦豈報怨之地乎今詳本縣及尉司所申只是宗琦等四人一面情詞其所訴僧文琳顯逵等七人並未見供訴着實今將廣淵齋公據斷由送僉廳照對得見開福之為寺係敕賜祖額乃本縣聖節祝聖之所其中分二十三院各有

名目、蓋自本朝天禧間以至于今、二十三院之中、廢壞者八、八院之中有一院亦以開福爲號、以子房而用本寺之總名、蓋猶邵武軍之有邵武縣、南安軍之有南安縣、而不相妨也、二十三子院、皆總係開福寺物業、分頭佃作、一門而入、則中間殿宇佛像法堂、皆諸小院共之、子房徒弟不相接續、以至廢壞、則產業並歸常住、以爲祝聖焚脩起造脩葺常住之費、其來已久、豈容外來客僧作絕院而不由本寺拘榷乎、乾道四年有保正劉時發者、將本院常住作絕產、請佃、僧志珠經轉運司陳訴、委官看定、照得開福寺係本額內小房乃子院、上件物業、難作絕產、給

佃況本寺係祝聖道場其田業豈可令外人妄有募佃乾道元
年朝旨建創等處州縣管下寺院田產為形勢豪富之家妄作
絕產請佃今合盡數給還本司已照朝旨及轉運司所斷持上
件田照砧基盡還開福寺為產給斷由與志珠為照又乾道七
年有陳祺者入狀請佃釋迦院絕產本司出給公據付志珠亦
明言建陽知縣申照對本縣開福寺係勅額寺院其釋迦院是
開福分務非是別立寺院止係分佃前項物業即非絕產合併
還開福寺管佃保明詣實又本縣出給公據明言開福所管二
十三院各住雖殊而佛殿齋堂三門共一處若開福俱無僧房

是絶戕若一房無僧自當併歸常住爲兼其事可謂明白今本院有僧四十餘人而四僧之妄訴乃如此以利動官府以公報私譬豈不大爲可罪蓋緣宗琦等四人非本寺徒弟不合容其竄名住持故無愛惜常住之心而但有破壞生事之私意本縣以灼見其姦狀見之判語要當重刑斷遣以清祝聖道場之所可也今詳僉廳書擬已極詳明但欲將二十三院之田混爲大衆選僧住持管幹此說甚公當然諸子房之分裂者非一朝一夕之故一二百年之間興廢盛衰多寡已若十指之不齊今欲比而同之恐作作擾擾自此無寧日矣今詳執到規約簿拶之

以衆議要之以神明亦已整肅該備各從本司用印責付寺監等人依此規畫從公施行如有違戾惹詞自取敗壞追出斷治其八院田業盡還本寺常住掌管本縣已椿管田租帖縣盡數給還所有宗琦四人妄訴生事合坐不應為勘斷科罪特與照赦免當廳戒厲入案行下本縣逐出開福寺門所有贍學添田養學此乃美事帖本縣別行踏逐官田具申切待區處施行

牙儈

治牙儈父子欺瞞之罪　胡石壁

大凡求利莫難于商賈莫易于牙儈奔走道途之間冒犯風波

之險此商賈之難也、而牙儈則安坐而取之、數倍之本趂錐刀之利或計筭不至或時月不對則虧折本柄者常八九此又商賈之所難也、而牙儈則不問其利息之有無而已之所觧落者、一定而不可減故曰莫難于商賈莫易于牙儈為牙儈者當念其勤勞、念其險阻、公平其心與之交易可也乃又從而欺瞞之、其不仁亦甚矣顏文龍不遠千里興販貨物投托李四之父子、前後贏餘其牙錢亦必亦少、顏文龍意其可托遂以銀會寄于其家、取守會以為證、自謂他日必可執券取償豈料李四父子、全無信行、遽欲從而乾沒之、及至到官、乃謂保正立雙頭文字、

係是尋常富室欺凌愚民之所為李四父子既為牙儈乃世間狡猾人也豈肯甘心立此等文字與遠鄉客人乎此蓋萬無是理李四為此言不特以顏文龍為可欺是以太守為亦可欺矣欺商且不可況欺太守乎為牙人至于敢欺太守則前後之被其欺者不知幾人矣欠負之罪輕欺瞞之罪大李七五李四扶一百押出府界仍監還所欠錢銀

公吏

罪惡貫盈

蔡久軒

州吏黃德訴其叔乞贓枉者非一人本司已節次行下鞠勘最

是御史臺委本司追究張族所許打縛曲柳騎取服條理斷一項最為緊切本司送下司理院根勘縱免枉捁亦合收禁本關獄官陰縱之出外輒令其踰獄牆往來揚揚在市飲酒未嘗坐獄如此則是內臺欲鞫之而本獄故縱之朝廷張官置獄今乃蕩無綱紀甚至獄墻反為獄官推吏受賍縱囚之路可為寒心萬一內臺得知或為詞人指點則本司本州豈不俱受其責直日排算取赴本司別送獄根勘所有本州令根究事件候本司根究施行回申內臺畢日押下本州聽從究對併牒本州照會

訪聞此吏素為暴悍撍取公事不一而足暴在科提則假公行

私犬為民害占養娼妓據良人婦打蕩食肆擾害市井人莫不苦之甚至挾州幙之勢譸張幻惑雖州之都吏亦莫得而鈐束之都大判府直院屢嘗斷之今又招數項詞訴其不可不配明矣候到先與刺配續據直日排軍徐達取押到黃德呈奉台判黃德罪狀非一先刺配五百里州軍長枷押下鄱陽縣獄委本司正提幹嚴行究勘情節限兩日申此係御史臺送下名件不許苟簡尋具刺配黃德州軍呈奉台判池州除已將黃德刺配枷送鄱陽縣獄委提幹根勘續據提幹汪儒林申具繳到黃德供招情款呈奉台判黃德以一次脊刺壞配把州吏而能使千

里之民敢怒而不敢言，縣配之日，闔城民庶無不以手加額呼天稱快，雖三尺童稚亦扼腕切齒唾罵，百姓不堪其苦如此，縱本司不照之，都大直院亦必照之矣，今據申所供未及十分之一，如枉法取乞而脅去張叔二百貫官會，酷害吊打而逼取楊千五十餘貫錢會，因事受賕而接取吳有文三百餘貫官會，恐嚇拍騙而脅取酒戶汪昇一千貫官會，其他如恃勢醉酒而打碎祝家之店，恣行無道而強據鍾萬五之妻，占養娼妓而日酣歌于劉賽賽眾五娘之館，甚至拒天臺之命令，玩監司之行移，往來牢獄如私家，輕視獄官如發蒙，罪惡貫盈，照已晚矣，

內供銀帛一節，本合根究，以事係贓賄，跡涉郡僚，姑存大體，不欲盡情究治，杖十五，照已斷配池州拘鎖，都巡寨仍牒州照會，鈐司理受朝廷重祿，任牢獄重寄，而乃所為如此，尤可駭者，方本司取上黃德之時，亦必待其取覆推官，俾黃德踰墻入獄，乃始解司，可重為國家法守歎，官箴歎，豈獨推司之罪邪，帖請解推吏赴司，受杖一百，聊示薄責。

違法害民　　蔡久軒

當職未巡歷之前，已聞弋陽有孫余二吏之橫，民不堪之，及至安仁，則弋陽百姓，遠來哀訴，節次收六十四狀，或單狀，或聯名

傴僂拜起，擧轅車前，伏地不去，欷歔號呼，有困迫無聊而自擲于地者，非割剝膏血，民怨徹骨，豈至是乎。一虎包牙于市廛之間，民且狼顧。斗大之邑而為虎者數人，民其有不重困者乎。孫迴累經編管，僞爲置充吏首，占縣權，自號立地知縣。弟孫萬八，橫行市井，人呼八王。其他可知。捉人毆打，輒用紙裹木棒，名曰紙裩餛飩。收拾配吏，破落鄉司，分布爪牙，競爲苛虐，私押人入獄，訊腿荊至一二百。余信非同張成，肯取百姓劉慶一十二百餘貫，本司止將張成勘斷，所以恐之也。乃敢率弓手王等二十餘人以迎神為名，擒捉詞人，本司錫匣累行追逮，拒而不出，方且

酬歛娼撥揚揭自得既有無名錢又有自寄錢又有比呈展限錢又有保正每月常例錢敲鎚骨髓怨聲徹天今據獄中供招雖未及萬分之一然孫迴計一萬一千七百餘貫余信計一萬八百餘貫而見錢不預焉民膏民脂日剥月削以啗此曹當職實有心焉孫迴決脊杖二十刺配惠州牢城余信決脊杖十七刺配南康軍牢城張細李茂乃同孫余爲惡之人贓數不下五千貫本合一例從配姑從輕決脊杖十五編管一千里仍監贓帖報本縣併備榜再奉台判當職再得之衆論及知縣之言皆謂本縣綱解首尾皆在孫迴名下欲得了辦畢日行遣當職念

本縣月解窠名虛重遠其請孫迴照已判決脊杖二十,配惠州收禁縣獄上禁單候了本縣綱解畢日,追上照刺,仍帖縣追孫萬八赴司限一日,仍併備榜。

十虎害民　蔡久軒

當職昨過鉛山縣,聞有十虎,極為民害,如程伍、張謹、徐浩、周厚、余慶、詹滑、陳明、周驎、徐濤等是也。盤據本縣,酷毒害民,當職首將程伍、徐浩、周厚杖脊加配拘鎖,張謹決配拘鎖,余慶、詹滑覓行根究,惟周驎、陳明、徐濤三名,及追治,今運司以熊焰家業押赴本司,當職照得熊焰以勢家強幹,恐脅欺騙,氣凌州縣,上

從編管已為輕典但當來本縣吏人輒以私意擬煉希覔財物抄估家業乃併他人行李欲掩而有之不為無罪而此三吏虐取害民則亦豈此罪之所能盡其萬一哉熊炤家業雖已給還而三吏之罪烏可倖免陳明周鑄各決脊杖十五編管一千里徐濤追赴司決脊杖十五押還原配所李發張福助之爲害亦匪輕貨各勘杖一百放仍牒報轉運司

逐出過犯人吏捺舉陸俠　蔡久軒

逐縣配之吏以安良民此可見令尹之仁政本司併行籍記所有打罪勘罷之人所犯雖少輕然能併逐之尤見嫉惡之盛心

帖報仍具檢舉陞陟併帖四十二縣

員役

蔡久軒

當職入境閱詞訴配吏者以千計，則一路之爲民害者可知也。雖已揀其尤者加配拘鎖，及以次追究，推原其由，皆貪官暴吏與之志同氣合，容縱員役，折以行案貼寫，半是黥徒，攫拏吞噬，本無厭足，既經徒配，愈無顧藉，況民膏血，甚於豺虎，前後監司非不嚴禁，往往官吏視爲具文，名曰罷逐，暗行存留。今約束到日，仰州縣即時逐之，不得更入公門，逐具姓名申本司籍記，仍旬具有無存留保明申。如有故違，招人户指實陳告，斷行追究。

州追都吏縣追典押官員按察務在必行各請體悉帖仍牒、

籍配　　　　　　　　蔡久軒

王晉猾吏也有滔天之惡山積之罪所供未及九牛之一毛令來抄估其家贓跡畫露尚猶欲支離其詞抵獄官所擬已備知其姦狀更限兩日請嚴行鞫勘詳供前後交通受賂罪惡明具日子錢數以憑按法施行毋使本司更移獄再據州縣申再根勘到王晉供招前後交通受賂事并何莊供招情犯其王晉名下計贓十七界官會共七萬六千六百六十六貫紐贓絹一千六百八十六疋有零遂送法司具條呈擬法官書擬因依呈奉

台判本司副吏王晉以斂給濟姦以狡獪濟惡貪狠如虎狼前
政提刑受其籠絡威行九州裘犯綱常至敢與提刑握手耳語
人皆呼為小提刑當職叢任本路備稔其惡恨不斬之招納賄
賂金帛充斥公然架造層樓複屋突兀於臺沼之側始則恃提
刑在要路莫敢誰何後則交結權要女婿劫持官府以堂堂上
司而一吏乃得以肆其姦而莫之制孕莫大焉當職視事以來
節節據民詞訴且形之歌謠謂憲臺有意除姦吏黨畔姦劫不
除閻之使人赧然今據州縣所勘王晉所招無非賣弄死刑公
事計贓凡該一千六百八十餘貫鈔估其家悉為寄附狀銀猶

且一千二百餘兩羅綺雜物估價不下十萬而舊楮田宅不預焉割九州赤子之脂膏剝四十三縣百姓之肝腦而以肥王晉之一身一家亦慘矣哉姦占兄嫂以妻為妾紅幬紫幔以銀為枕與嫂同寢而妻則屏棄於污漫之地役使同奴婢之列逆理亂倫有如此者不懸之何以懲本司之吏不籍之何以謝一路之民計其贓罪自當絞刑姑與從輕貸死決脊杖二十配二千里免拘鎖押遣阿莊姦淫之罪照條合流二千里定斷姑從輕勘杖一百編管鄰州所有妻阿姜為其厭薄負冤可憫特與給還新舊奩屋并基并墳山并屋內器具與子同居所有王晉一

應金銀財帛田業等物並申解朝廷，仍榜衙前，尋具刺配王晉州軍并阿莊編管州軍呈，內王晉雄台判瑞州，阿莊南康軍，已引上斷遣訖。

姦贓　　蔡久軒

朝廷行下秤提，官司日久廢壞，餘干縣典押陳閏幾視行移全不措置，本司委通判到縣體訪，其陳閏者乃酣飲於尼寺妓館，亦不出接通判，及反受阜鋪支十四等賕，屬吏之無狀未有如此者。今據所招罪犯凡數十項，冊法計贓凡一百單一貫，決脊杖十五，刺配二千里州軍牢城，仍先傳示六縣各三日，候監贓

畢日拘鎖外寨仍牒縣追出幼女責還亦嫂子取交狀申三尼
兇斷榜逐臨押錄李椿同惡朋淫寄配二千里限五日措置增
長會價如違押上照榜本縣及帖諸縣餘照擬行

慢令　蔡久軒

弋陽縣大段慢令如前此李鍠等狀只任收倒係及本司索回狀後並不見一字行移今來遣下格眼係最緊切各件其中三令五申非不嚴切已踰一限更不繳回狀詞蔑視上司未有若此之無狀者照得楊宜彭信爲惡最甚民怨滋多當職入境即欲追配以知縣必欲存留少緩追究所以今來略無忌憚專事慢

令知縣非久趨朝亦何苦占留押下責供及刷類兩名前後所招詞呈訴僉廳書擬因依奉台判當職入境之初即聞弋陽縣吏楊宜彭信不法害民及入邑境則百姓陳有等凡二十九狀俯伏轎前哀訴不已本即追配而知縣再三以見起綱運護留後來裝綱已畢本縣申來謂已別差與押其楊宜彭信並牓逐矣實則二人者覇據縣權出入縣庭自若也逃與押之名而專與押之利自若也民脂肥妻肥子逃者弋陽管下南港渡自有陳府恰造大船通濟往來忽被楊宜彭信以綱運名色占載行李五月十七日大水泛漲渡子只以小船撐渡致死者三十餘

人本縣百端遮掩必不令本司知之偶因本縣違慢本司格限公事案官檢舉追吏當職秉筆之際因忽省悟二兇不去民冤何訴即以錫匣限一日追至殆者有冤魂之訴于旁者審而視之果有也吁亦異哉二兇者罪惡貫盈一朝而丧三十餘人之命兩岍親屬叫地號天即此事雖斬之不為過殛之海隅少酬百姓之怨少償死者之冤已為輕矣惟是當職以知縣綱運之請不能決裂即去二兇以病我赤子今雖執筆書判滋忍痛亦何益哉兩名各决脊杖二十刺配二千里嶺南州軍牢城仍傳示諸邑以為慢令虐民之戒仍榜衙前及本縣餘照摽行

鉛山贓吏　　蔡久軒

當職未入境，已聞鉛山縣有亂吏程徐張周四人為百姓之害，及入境，則百姓交訟之，如徐浩乞取官會三百貫，則招吳與隱論乞取官會五百貫，則招劉言陳論，又如揚超所訴，則節次取受一千餘緡，其他乞取如揚和、鄧汝和所論不一而足，霸役年深，民懼如虎，號為燒熱大王，甚者虛印乾鈔，移易倉庫，鼎造大廈，横行市井，舞監司追逮，則一來逃避不出，如張謹接受官會三百二十五貫，則招揚青陳論，接受官會二百二十五貫，則招徐超陳論，又如曹介祉所訴，則張謹三人共討十八界會三百

餘貫狠毒酷暴不啻狼虎周厚身為典押政以賄成公取官會二百道則招壬詳陳論公取官會三百餘貫則招劉仁陳論又如曲法受財良善王先明等賍不一而足惟程僖一名據王大同周璘王文焕等論其接受情節賍錢萬計雖不曾明指錢数然其更名為僖以泯跳迹改職為都轄以避典押之名則又三人中之最黠者也陰除幹民之利更强占二婦以居家創定月敷為監納無名錢白納三千石重科半萬等盡不給朱鈔白状交納尤為百姓之苦知縣第求辦事豈能盡知當職熏念鉛山彫弊民力已疲復有此狼虎之吏恣其溪壑之欲日朘月削民何

以堪此曹不除何以安百姓而培國脉徐浩周厚程僞三名已經徒配各決脊杖十二加配五百里拘鎖外寨毋使虎兕出押重爲吾民之害張謹一名未經徒配且押赴來豊縣獄遂項根勘限五日申其餘汚吏尚多當職念縣道之使未欲盡行追究仰自改過如再招詞訴決定追配仍備榜行司及本縣曉示

責縣嚴追

蔡久軒

配吏程僞等撗歛雪取鉛山縣民怨入骨髓訟之者不可勝計本司將程僞等徒杖加配拘收外寨而於知縣則未之問焉今知縣乃反將程僞張謹等作奪收佗藏匿何邪據王辛供云知

縣喚入宅堂不肯交付知縣若内省不疚何用苦占此曹帖請疾速將程億并張謹申解本司如更占留別議對移且先索批書王辛所押乃已斷配吏與押見送勘張謹者罪有輕重然其為縱囚則一決脊杖十二寄配鄰州鐵葉釘錮押下監捕限五日程億妻男寄收饒州州院内程億張謹流毒一縣鉛山之民怨入骨髓當職抵縣以民怨已極而各人取受為數猶贍追赴行司程億加配張謹押送永豐縣獄根勘此二賊者乃敢殘視臺府重賂監卒竄走臨安致本司索知縣批書督巡尉追捕拘各人家屬將押送人決配方始捉獲其意不過謂今日竄走明

日即可回縣報復害民如此、則罪惡貫盈之吏皆可以竄逐而
無如之何是不復有官府矣、父兄胥徒習姦成性、舞文弄法於
上臺猶敢賣弄、則於百姓可知矣、本縣百姓、訴之者皆嗌恨不
食其肉、且伏地號淚、諭之不去、狼虎不除、民害何時而可蘇、程
侪決脊杖十五再加配千里求鎖棠陰寨、護決脊杖十七、配
二千里、求鎖利陽寨、月具存亡申、並依條刺逃走字、獄子王辛
將本司罪囚縱放、罪已不可恕、今據程侪等所供王辛取受凡
七百餘務酒肉在外、情理尤為深重、照已判決脊杖十二配一
千里、其餘如引領二囚走竄之人、及詹拜程千六等皆合少懲

詹登招詞甚殊，亦欠一配，並別擬呈，仍牒州還知縣批書，仍榜本縣。

受贓　蔡久軒

配吏鄭琇、金彬、吳恭三吏結黨害民，流毒一縣，六鄉之人怨之切骨。本司入劾匪追赴臺治，乃敢容遣姦猾譁徒先次到司，物色擺布，次則身賫金銀買屬貴寓強幹行賕，囘司人吏抑捺脫漏，以俟當職離任，甚至拆開文案，藏去縣丞所申，假作繳案申狀，僞稱縣丞差出，自初三至初六日，已抑捺四日。使非當職體探得知，則本司紀綱、國家典憲，爲此曹又復玩弄，狐蹤鬼跡，脫

閒一番吏之無狀未有甚於此者所勘罪犯十未一二而脅取姦贓之跡已不可勝數金彬贓計八千三百餘貫決脊杖二十刺配二千里州軍牢城鄭琇贓三千三百貫決脊杖十七加配一千里吳恭贓計一千三百餘貫決脊杖十五刺配一千里州軍牢城鈇係貴寫幹僕不體主家清德怙勢黨姦接受銀會干預刑名公事不有國法不從官府不顧主家本合刺配姑從輕勘杖一百押回溫州李億係本州有請書司黃季王係教唆譁徒乃敢出入臺府行賕關節各決脊杖十二編管鄰州內黃季王更入匣催追匣司最是本司命令所出之地乃敢接受重賂

公然以假申狀脫判將罪人私匿此而可為孰不可為決脊杖
二十刺配二千里、

二十狀論訴

當職入境狀訴鄉司詹春張慶者凡二十二狀其他泛訴亦無
一狀無其名者皆著其飛走實弄鑿空生事之害言之涕流痛
入骨髓恨不食其肉討其取受不知幾千百貫固不待送獄而
罪狀昭著今乃敢仍用故智僅供招四百六十八貫紗半疋其
意不過欲保全面皮為再歸復役害民之計重刷重納鉛山一
縣不知因此二賊破蕩家業者幾人流離妻子者幾人委填溝

都者幾人痛哉苦哉而此賊者乃獨得以遂其全軀保妻子之
計是無天理矣詹春張聚各決脊杖十二配一千里餘並照擬
行仍榜本縣

假作批朱

爭賭之罪小假作本司批罪大受書舖教唆之罪猶可恕身為
書舖而教人假作批朱之罪不可恕楊璋勘杖一百編管鄰州
取上斷其趙㳂胡壽等情罪備擬牒州僉廳重斷訖申

秤提官會

馬宜為州吏當楮價減落之時不留心秤提乃只管告報求

聊假為脫去逃避之計可謂巧矣前日方有告其家藏近萬緡者今日對問則盡為撥去矣勘下汝脊杖十五寄配南安軍押下通判廳及州僉廳監勒作贓措置如會價稍增即免斷配給還仍勒出見錢六千貫文足本州充使如違送外州勘隱寄併行決配

鄉司賣弄產稅

當職昨到安仁有賫狀百姓訴鄉司邵遠賣弄產稅者其詞甚衆已行下追赴司十九日入界一日之間訴鄉司者二十一狀內訴邵遠者十六狀訴鄭興者七狀訴鄭富者七狀或專狀或

同狀傴僂拜伏哀告者四十二人閱其狀皆重催白數皆取錢物無異虎狼之吞噬盜賊之刼掠並生斯纍閒與我皆同氣為民父母者得不惻然動心乎卽遂照台判侯(疾)催追鄭富兩名帖縣限一日解赴行司徐侁係罪犯吏乃復出害民帖縣追上於一百押送外寨拘鎖限一日申所有上件三十一狀併帖遣下請知縣閱畢併人繳回行司當職巡歷所以待本縣者厚矣知縣切不可庇小吏以傷大體

忿鄉胥之姦　　吳雨巖

滕州契勘嘉熙間拆變因依申周森罪如牛毛閭縣所疾視州

縣往往以此縣户眼幹倖皆在周森曾中若行配去恐向後欲整頓版籍更無知首末鄉胥其實不然只怕無知縣豈怕無好鄉司若占護周森不已則恐叢於知縣之身縣道愈見多事蓋手斷脫何有於周森不必勤勘徑將本人決脊杖十五只刺配饒州庶免走逸牒報屯管司及帖縣

憑經徒配及罷役人合盡行逐去

胡石壁

當職去春到任之初據本府士民實封投狀備言罷役吏人重為民害乞賜驅除當時當職以文事之新名實未加於上下不欲驟下此令以駭衆心且誅之不可勝誅不若姑導之以政齊之

以刑以待其遷善役此可以相安於無事之域此實區區本心也不謂此曹習與性成怙終不改出入牢介教新進以舞文把持官司誘愚民以健訟淫朋比德表裏為姦詢之國人皆曰可殺傳曰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今邵陽之惡孰有加於此曹者若惡之而不能去猶不惡也去之而不能盡猶不去也痛斷根株無俾易種其可以婦人之仁細人之愛而止乎但以人數頗多其間亦豈無彼善於此者若一旦盡使之扶老携幼蕩析離居罔有定極寧無轉乎溝壑之憂今再與勘酌區處應經徒配吏有老小

人以上而有田宅在城十里外者，許指去處居住，城外無田宅而有老小三人以上而倂老小無而年及六十以上，容貌丟是衰老者，許離城二十里外居住，其單獨無行止人，並押出府界，罷役人準此帖各廂兩日內並從實供申，如稍涉私當行人決配。

州吏故違安邊所録匣　吳雨巖

朝廷以九郡分隸江東，獨寧國雖隸部內，而錢於化外，湯友王琮故違安邊所錄匣，是慢朝廷之令也，使所行下本司追解，非惟不伏解來，抑且不行回報，本司行移交馳於道，而二吏安坐

於家是無監司也若不將二吏重斷則自後本司凡有催督刑獄事文承準省部事不復可以行於寧國矣擬官欲只將二吏解使所却恐使所不知因依或杖或放是又中其姦計不若徑斷備申湯支王琮各決脊杖二十刺面配一千里且申司所照會僉判廳吏既挾他司幹宗以相凌若只追吏何以示懲牒府將僉判對移外縣丞以示薄懲非特為此事設也為紀綱體統設也請權府速與施行申某見遵

治推吏不照例禳祓

吳雨巖

本路獄事之多莫如饒信君常繫獄者動輒百十人未見有獄

空之時此不可專歸罪於民俗之頑獷皆緣官司不以獄事為意每遇重辟名件一切受成吏手一味根連株逮以致歲月奄延獄戶充斥氣候不齊之時春秋之交多是疾疫相染無辜瘐死當職心甚痛之到任初首先出榜禁戢又且夙夜不敢怠每獄事大情已定者簡徑斷決幸而饒州兩獄歲首獄空亦欲兩獄舉行禳襘感召和氣不期推吏等人非其所樂聞只願獄戶充斥可以騙乞反怒當職不合疎决使狴犴一清吏不照例禳被誅心而論豈可苟免俗語云打殺鄉胥手勝齋一千僧推司枉法受財出入生死其為害何止如鄉胥而已配兩推吏勝似

齋一萬僧，何必緇黄設醮設斛，方可請福。止仁、劉友係兩獄頭名推吏，各刺配本州牢城，長枷榜示各獄前，使往來觀者，舉手加額，道一聲稱快，自足以感召和氣。于七日却押上，仍帖問兩獄官。

去把握縣權之吏　　吳雨巖

玉山非易為之邑，且當往歲盜賊、比年水旱之後，勤而撫之，猶恐不及。新知縣儘有材具，可了此邑，入境首扣其為政，以不信吏、不擾民為對，當職深以為善。既而扣以催科委折，則云不免以類姓為祖，當職又以為疑。再問則云仍許自陳改正，當職益

信知縣之高明也但吏姦不去切恐有改正之名無改正之實以至其他擾民之事知縣非不有意檢束然不若去之爲愈知縣既去周佾而存周仁何也周仁把握縣權久矣姦吏之魁也罪惡貫盈詞訴山積但當職不欲明言其人論周仁其害蓋所在姦吏與譁徒均爲公私之害今若曰因某人入詞照斷縣吏則其人必將號于衆曰我已論配典吏矣必是因此把持縣吏尤未爲便但周仁之平日受贓曲法占妓置田妄作擾民等罪當職已知之熟矣從輕決脊杖十五刺配徽州去此吏則知縣得以自爲政庶幾不負士民迎日列狀之所與所有周森係已

說吏亦為民害但稅賦弊源皆在鄉胥之手中即與押往原配所恐知縣再欲推究弊源以紓民力而無可根究之人且留付知縣自行根究如再看詞貌奏狀暮加配決不輕縱斷訖仍押縣市

都吏輔助貪守罪惡滔天　宋自牧

大教射畢收拾其箭數或收或退合追合斷亦合從知郡審實施行又言都吏可得以私意而自專實營遺以其犯人合追斷亦合從知郡審實施行又言都吏可得以私意而容庇詳此二節可見鄭俊平時一軍事權盡由本人把握押下州縣枷勘前

後罪犯及新知軍到任以來鄭俊專擅不法及非理取乞事件、胡傑且責令照此一一依直再供違併送勘知郡之廉恥掃地、鄭俊之罪惡滔天凡所供所招之詞皆未見未聞之事備所供摘錄申取大使行府鈞旨斷遣明傑且拘下再勘供平日同惡相濟之人一一併為民除害據鄭俊招伏情款狼籍之狀所不忍聞乞祠從便但不許歸軍干預財賦因此乘機公私容藏無報通判同押簿曆一毫欺弊責有所歸併引示本軍都副吏及帖財賦官知委斷罪鄭俊輔助貪守椎剝民財寘充親私激成大變擢髮不足數其罪姑從擬重決脊杖二十刺配海外州軍拘

鎖郴州土牢胡傑決脊杖十二編管全州

辨公吏攤親隨受賂　　宋自牧

當職隨行只有一名即不是提轄名目事既至此不問有無斷要分別明白獄官切不可疑當職護短是則還是非則還非若是與子弟干涉大義猶當滅親而況奴僕乎但其間亦豈無同見又引領往來通傳之人要須勘供姓名追上四方八面湊合必得其實今詳知錄批帖內猶謂其事虛實未知獄中間事豈可含糊又謂其他吏卒皆不知是尚以當職為諱恐藉以掩覆也豈知當職雖不肖平日守四知之甚嚴平時惴惴然惟恐於

不知不覺之中為奴僕所累況黃明所執之數滑瀚如此豈可
穿吏卒之不知付之泯泯默默下引差直日排軍押劉迣送知
録院與黃明對自出衙門即非幹人既下獄司便是罪人或訊
或綳一聽獄官之便千萬不必回護勘對定後其合追人即希
一一見報仍寫引封來併具所差禁子姓名見示恐知録牽制
人情併請權司理同問又判當職近因捉敗弓焙庫子黃明因
本司見勘僉累八罪犯打筆貼揮霍取財事送州院根勘續據
申到情款數内一項乃是借劉提轄名叮囑開拆司投上申狀
私竊怪本司提轄非劉姓不知其為何如人即駁下再問盡遂

知録相訪覆稱乃是宅堂幹人劉逵者且驚且喜以其變於已且忠於已也次早繳到黄明情款贓數盟紙當廳亦信其間之審對之實謂事必然也即押劉逵送獄見之書判且云既出宅門即非幹人纔入獄門便是罪人綳吊勘訊一聽獄官之便今收禁勘問已五日矣又曾追黄明所執見證人李百二押下同勘矣忽申到情款盡以前執為虛且囹圄豈是粧排行戲之場贓物亦非撮弄變幻之具未追人之先須要詰問的實情由已追之後須要究竟原物歸着豈可如巡尉司縱賊攀人有錢得錢則放蕩無綱紀當職憤僕惡此外謗收禁綳吊皆所自取李

百二百姓也，禍從天來之故，與頑囚對勘於隆冬極寒之時，豈不可憐，且身為監司，設使果不能鈐束奴僕，家私受賕，自當繳解他司，明正典刑，投章自劾，退歸閑散，若無其事，乃為本司一廳子所誣玷，又為已覺察罪吏所挾持，至此豈容他已，況本司所管者獄事，無故押一僕入獄，又忽然平白放出，雖此心可以自信，在傍人寧免有獄司觀望之疑，況中間并知縣申到覆帖，其中有吏卒未知之語，是其亦不相信，欲以此勾引當職俯首請求捨釋獄吏人乎，何則事至於此，愈涉嫌疑，斷須究竟到底，亦非本司所敢專行，送僉廳，且引上貴明面問，事無因由，如何

浮白生出一段事節劉達與李百二原無冤讐如何忽然有此供攤如其不然的實出於何人指教及出於是何吏卒鍛鍊一一責從實供仍從僉廳照對備公文奉発提舉使司專差幹官一員送無干礙獄司監督審勘如是果有實情徑將劉達照條重作施行庶幾可以自白是乃所以篤交承之情全聯臺之義如其不然官員尚可置而不問其公吏教因誣報控持監司請犯望徑從使臺斟酌公行僉廳遵從就州院取上黄明赴本司僉廳當面逐一審問、

提舉判　胡石壁

吏卒之罪、僉廳所擬已當。但造意以啓吏姦者誰歟、握筆以改款詞者誰歟、操兵以刃人、不罪所操之主而罪兵、畜蠱以害物、不咎所畜之家而咎蠱、可乎、不可也。知錄於當職有同年之契、見其尚在選調、本甚有意料理之、到官之初、首加訪問、不聞吏譽、惟有貪聲、衆舉論以皆同、非兩怒之溢惡、甚為同年惜之、然猶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不謂一旦手足敗露、心術莫揜、如此、衆曰共稽、萬口流傳、雖欲曲為回護、而不可得。況以鞫獄為職、一出一入、關係匪輕、今於監司親隨僕從、猶敢追逼囚人以羅織之、嗾使吏卒以鍛鍊之、則他可知已。帖本官具析案劾已。

將趙興禮斷配南康軍，王仁壽編管英德府，周昶編管武岡軍，將李百二、劉遵等疎放外牒本司照會。

都吏潘宗道違法交易五罪　劉後村

身為本州都吏，違法强買同分人見爭田產，罪一也。挾都吏之勢，號令歙縣官吏，曲斷公事，罪二也。本司先勸令分析，再行下詰責，有追上決配之文，意欲使之退田還人，免致紊煩，而公然占吝，陽爲責退之辭，陰行詭筭之計，致使詞人嘵嘵不已，罪三也。爲勢家望青斫木，患苦田里，罪四也。被追久而不出，罪五也。免盡情根勘，從輕決脊杖十五，配徽州牢城。

南康軍前都吏樊銓冒受朝廷爵命等事　劉後村

樊銓爲都吏日將本軍已申朝廷樁下脩城見錢三百文委以賑糶荒爲詞將錢變爲會會變爲米既而曰米曰會皆羽化不存遂使前人之樁積一空本郡之緩急無備朝廷發下進武校尉綾紙與人抽拈衆人各出錢物樊銓輒爲暗鬮稱是自己拈得所積不義之財既富遂有仕宦之想徑將綾紙參部公然作進士書填且冒註吉州安福監稅赴任攝職冒請俸祿其居鄉自稱稅院轎馬出入前呵後殿恣爲威風置買膏腴跨連鄰境侵產田園圍士大夫有所不如生放課錢令部曲擒捉久積之人細

吊拷訊過於官法、當職引上被傷之人、當廳驗視、追送縣獄、又以財力買囑官吏欲反坐詞人以罪名、以一吏之微盗用府庫錢物、冒受朝廷爵命、恃豪富侵刻貧弱、一郡之巨蠹也、聞其志得意滿、侍妾悉皆道裝、陰設鉤致之術、濁亂衣冠之家、干名犯分、闔郡切齒、擢髮不足數罪、今且以本是胥吏而冒稱進士、冒受武進綾紙、監税省劄、從條決脊杖二十、刺面配二千里州軍牢城、牒饒州、只今上引斷押發、仍將冒受綾紙省劄繳申朝省乞行毀抹、估到家業催中帳目候到撥付本軍為今歲救荒之備、仍榜本軍、

縣吏爲公私之蠹者合行徒配以警其餘

建陽舊號壯邑十餘年間縣道帶良於政公吏黥配殆盡今所存者但是烏合不根鼠竊狗盜輩官司使姦詐者事制曲防姑責其奔走使令雖有所犯隨事斷治未嘗少貸其有舞文弄法背公營私至爲公私之蠹者若不條陳過惡具解憲府乞行徒配以警其餘則何以戢吏姦何以蘇民瘼徐安姦黠小吏正緣本縣無人姑令暫權押錄其人倚勢作威違法生事始則引誘丘信妻子招其姑何鄭論訴甚則坐欠百姓錢招龔惡有詞甚則取受税戶錢物私立遺囑偽造前官批判盜用官印交結徒

配江濂移用本縣官錢私買耕牛在五通廟内宰殺事發到官
姑從輕杖罪斷遣當職作倅繳入府暫權倅事徐安輒脫去押
録令孫閏出名充應當則行押録之事卻又坐占算交司案座
一意罔利本縣兩年之間運到鹽綱背家使符截留折納百姓
皆食貴鹽當職稟告權府都運殿撰大卿發鹽兩綱下縣出賣
正欲加惠細民俾之均沾其利本縣措置每出賣鹽五斤加饒
三兩令作一小包區區之意蓋謂自鄉販往來者得此為往來
之費徐安進說謂當俵賣諸吏責限納錢其意以為請出官鹽
可益妄費藉此為由鉗制徒黨官司豈願與吏人為市已即比

去徐安抗拒官司，輙號召秤子等人，不得包裹零鹽，欲為沮抑賣鹽之計，秤子畏其兇燄，輙皆聽命，遂使官司失信，買鹽之人人言籍籍，皆謂徐安何所恃而敢爾，前後相承，吏強官弱，縣令御史弗嚴，遂致黠胥玩令，一至于此，惟有愧見吏民而已，若就本縣從重勘杖一百，勤罷，不過與之爬搔耳，兼是縣令去替在邇，若復縱姦弗治，寧免議罪，配隸一邑，百姓實莫大之賜，

越訴　　星渚

訟公吏取受，多因縣官好惡之偏，所以經府，豈可罪其越訴，主簿所斷具當，從申行下、

軍兵

寨兵自擅挾衆越境訴縣不支錢糧斬為首者　葉宰

寨兵謝辛等五十六名擅離寨柵踰越郡境來訴本縣不支錢糧詳問謝辛乃云知縣與巡檢人情不足因本縣追本寨軍員鍾福等根勘取乞事故以錢糧為名來此陳狀顯是挾衆劫持況所欠錢米據供皆是前官積下零數知縣亦於按月所支内帶支前欠則非知縣之罪分明動輒相率生事如謝辛皆係南安軍管下寨兵而輙越贛州之境至五十六名洶洶而來全不知有軍律若不重寘之法何以令其餘謝辛押赴市曹處斬餘

特一次押寨交管令各遵紀律不得再犯牒本軍備勘日前拖下錢米之数先次從本軍兌支限一日具已支完狀及衆軍備狀繳申却從本縣補還其原失支縣吏併與根斷仍追索原勘鍾福案牘赴軍究竟與夫知縣巡檢未知因何不足致軍兵搔擾各取具析申内巡檢不能統轄對移南安軍指使

兵士差出因奔毋喪不告而歸其罪可恕　胡石壁

呉保隨直上幕不告而歸其罪固不可容恕原其逃歸之故却係奔毋之喪古之孝子行役則瞻望毋出使則思將毋今呉保因差出在外毋卧病則不得侍其醫藥疾革則不得啓其手足

聞訃之日，方寸之亂，不言可知，見星而舍，猶以為緩，尚何暇方謁告哉。昔吳起仕于魏，母死不歸，而曾子絕之，孟宗為吳縣令，因奔母喪，自囚以聽刑，陸遜表其素行，乃得免死，然則吳保之罪，提幹必能以情宥之矣。備申提舉司，乞免行追究，仍告示兵馬司，今後如差軍兵往二千里外，約往來該四月以上，而其人有父母年老衰病，別無以次可供侍者，並免指差。

官兵驕傲當行賞罰以警其餘　　胡石壁

州郡平日養軍，正為緩急倉卒之用，夜來些小遺漏，軍人救撲乃所當然，雖焦頭爛額，死於烈燄之中，亦是分內，況火之始燃

杯水可沃，初非甚難之事，而游翔輒敢於太守之前，揮拳捋肘，疾聲大呼，自以為功之首，詢之於衆，是乃火滅之後，閒當職將至，旋行升屋，以相欺罔，身為官兵，而敢於無忌憚如此，紀律安在哉，當職非仕邊頭，目擊士卒，捐軀赴敵，鋒鏑如林，矢石如雨，暴骨滿野，流血成川，未嘗有瞋目語難者，視今救焚，何異兒戲，遂以為莫大之勞，頡頏作氣，忿然以肆爭競，若使北首死虜，則又將何以加之，此皆是安然內地，驕傲有素，所以敢爾，若不稍稍申儆軍法，設有緩急，何以使人，游翔決脊一百，押下巡尉，枷鎖半年。

弓手土軍非軍緊切事不應輙差下鄉騷擾　胡石壁

弓手土軍等人自非緝捕盜賊追捉兇強及幹當緊切事務巡尉司皆不應輙差下鄉騷擾百姓今陳世華等所爭特田業耳羅閏不過知證人耳此等詞訟州縣之間無日無之若合追對但以文引付之保正足矣如何便差土軍推原其故皆由巡尉之職者以差頭為買賣籍此輩為爪牙幸有一人當追則恨不得率衆以往席卷其家以為己有理之是非一切不顧此諸閏之家所以遭此橫逆也王賡周聰其罪雖不可逃然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者矣吾於此又何責焉且以事在當職未到任之

前從輕各勘杖一百監賍足日押下着役

廂巡廂牢附

約束廂巡不許輙擅生事拘執百姓　胡石壁

蔣一與兄弟鄰舍飲酒爲樂以婦人衣冠裝飾其身不過作俳諧之態以共坐客之一笑耳初非其他異服之比使廂巡平日不識其人驟然遇之猶在可疑之域今蔣一既住居城市廂巡豈不識之又豈不知人家群聚飲酒何必搜家拘執若官司動輙如此拘束百姓則市井之間人人重足側立矣安得有一毫含哺鼓腹之餘風哉今後除緝捕盗賊賭博奪鬧鬥毆及其他無

行止人外其餘並不許輙擅生事一行人並放叙撫給還薛一、

仍備帖諸廂

葺治廂牢　　胡石壁

當職今月二十五日、親詣廂牢點視屋宇、見得頹敗卑隘、上漏下濕、不可以居、連年疾疫薦臻、因多夭閼、咎蓋在此、惟昔周官司寇以圜土教罷民、凡害人者寘於其間、而施職事焉、而加明刑焉、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其刑人也不虧體、其罰人也不虧財、先王之意蓋欲使有罪之人、於此焉苦其心志、勞其筋骨、戕其體膚、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

能將復反於中國臣之於平民也豈遽俾之就死地哉今敝陋如此燥濕寒暑無所乎避是使罪止流竄法不當死之人野處穴居竟至殞命反不若受極刑速死之為愈也豈不有傷國家忠厚之澤哉近雖嘗量罰官錢付兩都吏監葺治然亦不過因陋就簡僅支目前之計不足為永遠之利契勘有新衙舊衙空閑日久實為無用合行拆毀改造廂牢牒監脩官遵照施行

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之十一終